

邊防與屯墾

馮明珠

「院藏古輿圖特展」展品選介

十七世紀下半葉，俄國羅曼諾夫王朝越過烏拉山向東積極擴張之際，也正是滿族入關開創大清帝國的關鍵時機。順治九年（一六五二）中國史書始見「羅剎犯邊」（註）的記載，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簽訂「尼布楚條約」，雍正五年（一七二七）簽訂「恰克圖條約」，在法律上確定了中俄的東段與中段邊界。一般評論，這兩款條約是在平等基礎下簽訂的，俄國獲得了廣大的領土利益，清廷也維護了邊境的安全。然而清廷與羅剎間的衝突與交涉從未中斷，當俄國勢力繼續向清皇朝西北邊境厄魯特蒙古游牧地挺進時，清廷也於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出兵伊犁，四年後（一七五九）平定大、小和卓，將新疆納入版圖。自此以後，清政府為了西北邊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設伊犁、烏魯木齊、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四大重鎮，派駐重臣，鞏固藩籬；開建驛道臺站，嚴密巡防；開墾屯田，富民實邊等。總之，中俄之間的衝突與交涉縱貫清代從未休止，留下大批歷史檔案；又因為涉及疆域國防，也留下了豐富的歷史輿圖。在「筆畫千里：院藏古輿圖特展」中選展了多幅，筆者曾撰〈摺圖——軍機處奏摺錄副中的附圖〉專文介紹，侷限於版面，於三〇五期中僅述及〈喀什噶爾新建城圖〉、〈伊犁至喀什噶爾新建城圖〉、〈滿文勘查塔城界址牌博圖〉、〈綏芬縣建城圖〉等四幅；被撤下的四張與新疆邊防、屯墾有關，構成了本文。



巴爾楚克、喀什噶爾屯田圖

開墾荒地，移民實邊，是清代重要國防政策之一。嘉道年間，清朝國勢轉弱，回亂頻傳。道光六、七年間，回民張格爾等亂事席卷了新

疆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其中喀什噶爾之漢城於道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淪陷，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慶祥（？——一八二六）自縊身亡，城內官商百姓全被擄出，城牆衙署全被拆毀。亂



巴爾楚克、喀什噶爾屯田圖 道光16年（1836） 原尺寸縱20公分 橫62公分 故機072168

平後，清廷除建新城（詳本刊三〇五期頁二一五）、修驛道、添設卡倫（註二）、增強駐兵外，也推動了大規模的開渠墾荒工程，啟動了移民強邊的國防政策。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特依順保（一七六八—一八四〇）出任伊犁將軍，即引玉河水開墾屯田二萬四千餘畝，並繼續尋找水源，一方面增強玉河渠道水流量，另一方面面擴大墾荒面積。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再度築壩開渠，引渾河之水至巴爾楚克城西南，開鑿多道分流子渠，與玉河渠道連通，渠道綿長達八百餘里；兩、三年間，在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巴爾楚克等四城，開得耕地三、四萬畝，廣植林木，升課賦稅。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特依順保奏報了墾荒屯田以及墾戶升課情形，為了讓朝廷更清楚屯墾成果，特繪製〈巴爾楚克、喀什噶爾屯田圖〉附在奏摺中呈覽。

本圖上南、下北、左東、

右西，與現代繪圖習慣恰恰相反，有人解釋是配合皇帝座南朝北的方位；筆者以為除此之外現代地圖受西方製圖習慣影響下，必然是上北、下南、左西、右東；然中國傳統輿圖上顯示的方位，是由製圖者就個人觀察點切入，因此圖上標示的方位也因測繪點的不同而有較彈性的變化。圖中藍色帶紋是玉河渠道流經地，橘紅帶紋是渾河流渠道，分布在喀什噶爾與葉爾羌間的林木，顯示屯墾所得地畝；貫穿城鎮間的虛線則是驛道。道光十六年六月初三日，伊犁將軍特依順保等奏報了巴爾楚克等城招集民戶屯墾情形，摺中附有本幅設色艷麗的輿圖。

開墾荒地，富邊養民，清代這項政策，不但鞏固了國防、綠化了沙漠、滋養了百姓，也豐富了稅收，百利而無一害，成為道光年間經營新疆的主要施政，到了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布彥泰（一七九一—一八八〇）出任伊犁將軍，重用流放罪臣林則



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新疆南北路的開墾墾荒達到高峰，詳〈開墾阿齊烏蘇地畝渠道全圖〉。

開墾阿齊烏蘇地畝渠道全圖

阿齊烏蘇是位於伊犁將軍駐地惠遠城（今名霍城）外的一塊荒地，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伊犁將軍布彥泰奏報勘查荒地，準備引哈（喀）什河水灌溉；五月奏報開始興工，奉上諭：「認真妥辦，務經久」，並指示：「開墾地畝，必先講求水利，來源暢旺，則灌溉有資。」九月龍口新渠工竣，布彥泰親自勸驗，雖然水流通暢，決定再加寬挖深；工程一直延續至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二月雪消凍解再度復工，終於完成全長七萬七千四百五十丈，合四百三十里有奇之正渠；渠深九尺至一丈六尺不等，寬一丈九尺至三丈二尺不等；渠頭至渠尾共建滾水

壩一、送水閘四、退水閘一、進水閘五、退水石壩五、分水閘三十四、大小橋樑二十八座；丈量所得土地，除石磧土阜砂礮不堪耕種者不計，實得膏腴地十萬零三百畝，其地東至巴燕岱，西至惠遠城、北至山根、南至三顆樹，共安設正墾戶一千二百一十八戶。再者龍口新渠也帶來了運輸之便，布彥泰打造了兩艘長二丈四尺、寬八尺，載重七、八十石的樣船，在新渠試駛成功後，交墾戶照樣打造，縮短了運輸時間與節省了人力。龍口新渠前後歷時四月即開鑿成功，其後加寬、加深、釘樁、築壩、建橋、安閘、造船試行，前後動用夫匠一百四十四萬八千餘人，至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全部竣事，布彥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了〈遵旨保奏開墾出力人員請獎勵由摺〉，附了本幅〈開墾阿齊烏蘇地畝渠道全圖〉，以繪圖貼說方式呈現了龍口新渠工程的所有細節。

本幅紙本設色，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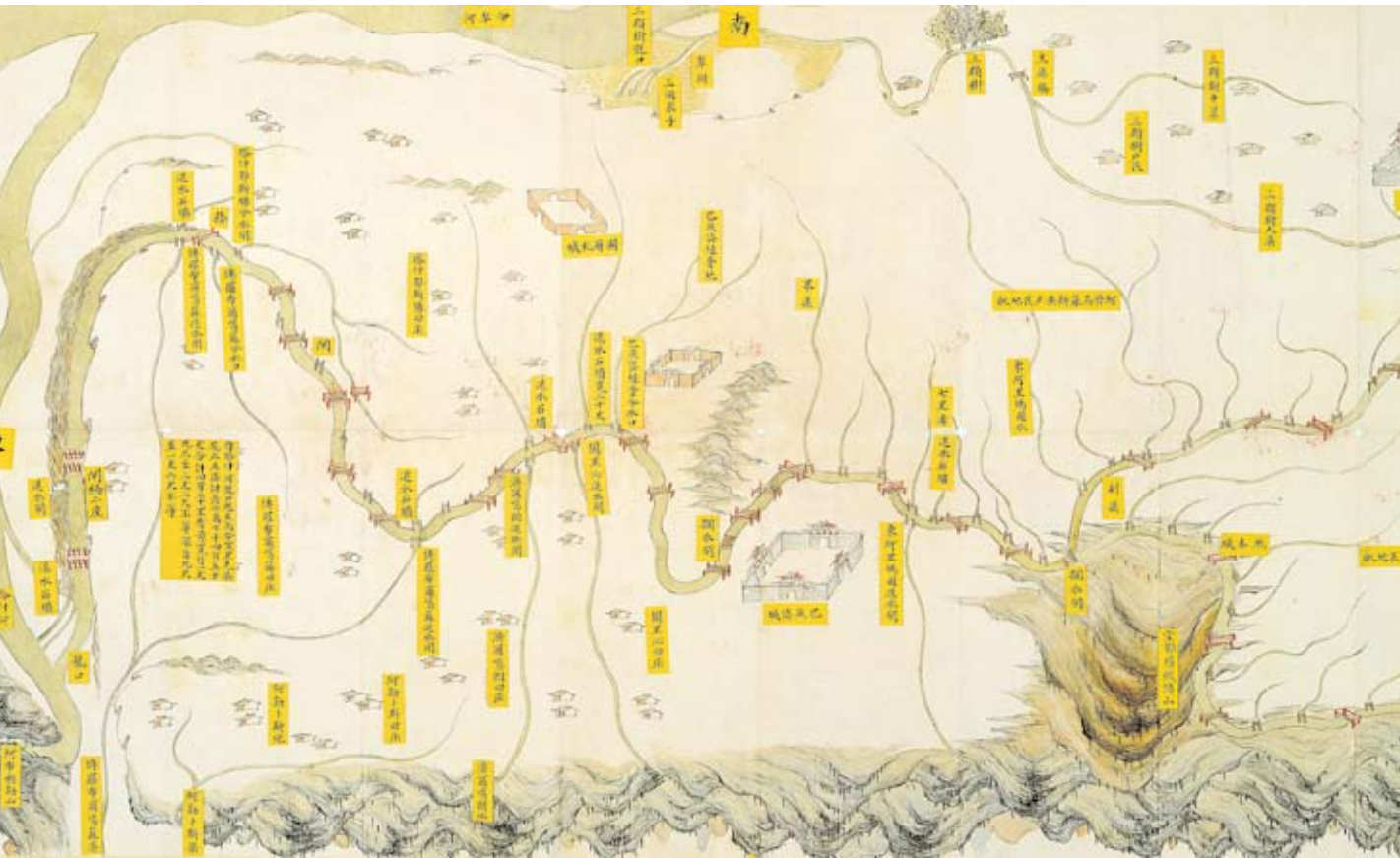


下北、左東、右西，除正渠工程外，也顯示了所有副渠、支渠，以及與三顆樹墾地的關係。龍口新渠又稱「大皇渠」，今名「人民渠」，運行了一百二十三年，至一九六七年因喀什河彎道新渠建成而棄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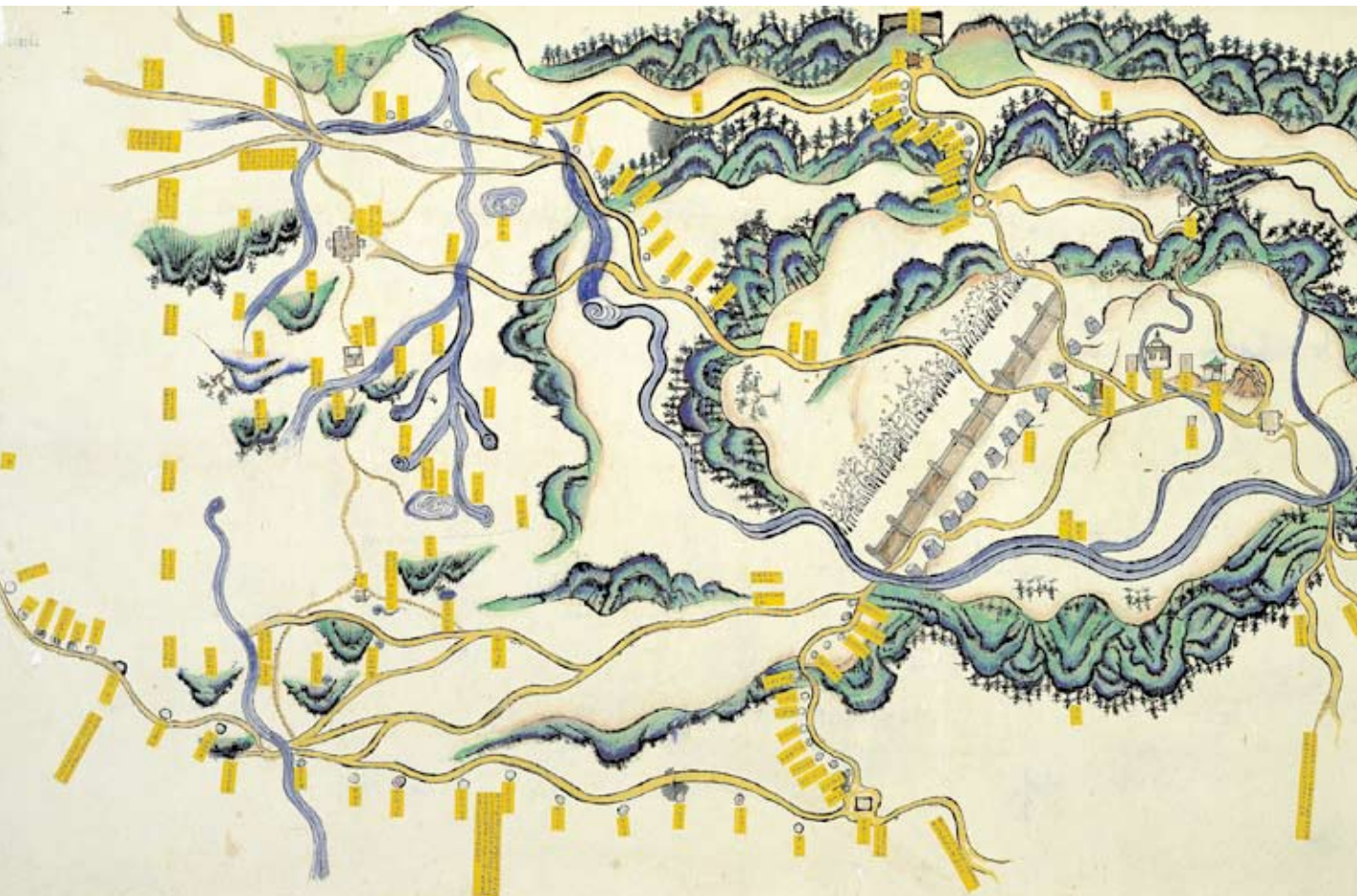
再者，道光二十四、五年間，清廷在新疆墾荒，主導人物固然是伊犁將軍布彥泰、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全慶（一八〇二—一八八二）等封疆大吏，但靈魂人物則是流放罪臣林則徐。林則徐於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七月放逐新疆，十一月行抵惠遠城，經布彥泰的保奏，參與了西陲開墾的艱巨任務，除本幅介紹的阿齊烏蘇、三顆樹墾地外，他的足跡踏遍南北疆，其事蹟除見於《林文忠公全集》外，也詳載於布彥泰的奏摺與錄副中。

恰克圖、庫倫、烏里雅蘇臺通道圖

恰克圖、庫倫、烏里雅



開墾阿齊烏蘇地畝渠道全圖 道光25年（1845） 原尺寸縱41.5公分 橫76公分 故機074779



恰克圖、庫倫、烏里雅蘇臺通道圖 同治9年（1870） 原尺寸縱46.5公分 橫113公分 故機105220



蘇臺均為清代中國西北邊陲重鎮，中俄商貿通渠。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恰克圖條約」簽訂後，中俄以恰克圖為界，舊市街歸劃給予俄國，清朝在舊街以南建設新城，派駐官員，掌理中俄邊境五市。恰克圖南通庫倫—蒙古活佛哲布尊巴駐地，清廷設置庫倫辦事大臣管轄；庫倫西通烏里雅蘇臺—是城名也是行政區，清廷設有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管轄蒙古諸部。因此〈恰克圖、庫倫、烏里雅蘇臺通道圖〉涉及清代的國防、中俄貿易與蒙古諸部。清朝末年，國勢衰微，帝俄入侵，蒙古諸部蠢動，恰克圖—庫倫—烏里雅蘇臺通道上經常鬧事，盜匪流竄，清廷已無能力確保通渠上商旅太平。同治九年（一八七

〇），烏里雅蘇臺轄區盜匪肆虐，驛道受阻，摺報遲延，烏里雅蘇臺城一度淪陷，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一八七五）奉命前往巡視、察看喀爾喀蒙古四部遊牧地區以及落實防務等，這是張廷岳巡察後所上〈遵旨將扼要地方繪圖貼說並查明轉遞摺報遲延及籌防一切事宜摺〉中的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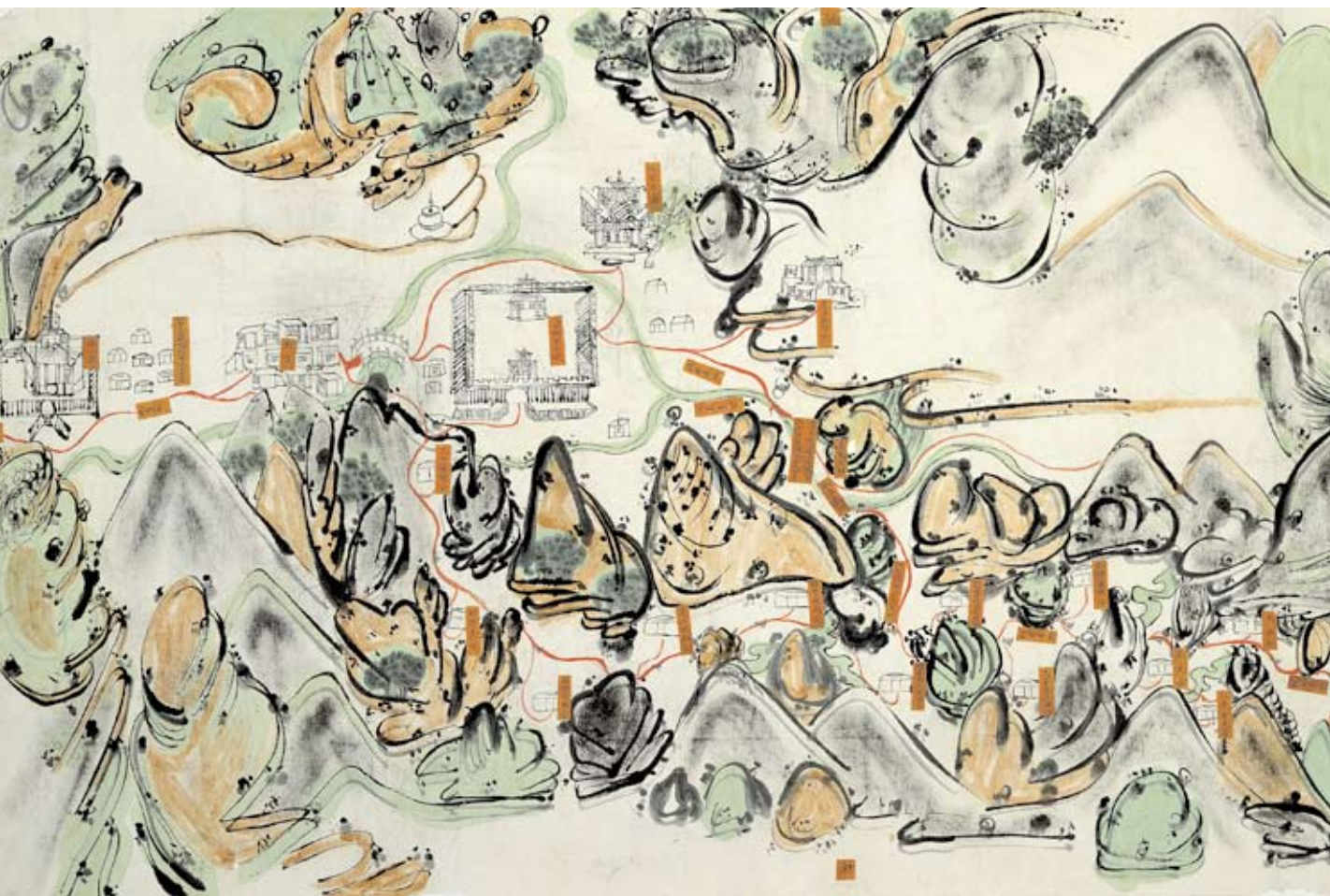
本幅紙本設色，圖中黃色帶紋是通道，藍色帶紋是河渠，黃籤標示著驛道臺站名稱及駐防情形。臺站，是清政府設置的邊塞要隘，派有官兵戍守。

劃歸俄羅斯境內的恰克圖至今仍稱恰克圖；原屬清朝境內的恰克圖、庫倫與烏里雅蘇臺，現今分別為蒙古共和國和阿爾丹布拉克、首都烏蘭巴托

與札布汗省省會。

烏里雅蘇臺屬臺站地形圖

烏里雅蘇臺是清朝的一個行政區，乾隆中葉後統轄喀爾喀蒙古四部（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三音諾顏部與扎薩克圖汗部），東通庫倫（烏蘭巴托），西通科布多，清雍正年間始築城，是清代中俄交通要道。十九世紀末葉，清朝國力衰微，俄國勢力長驅東進，破壞了清廷統治的優勢，蒙古部落伺機蠢動，經常搶劫行走於烏里雅蘇臺臺站商旅。同治十年，烏里雅蘇臺管轄南面二十臺站遭盜匪肆虐，清廷將職司該地區邊防重任的官員革職留任，並諭令御前行走革職留任參贊大臣札薩克多羅郡王錦丕勒多爾濟（？—一八九四）等親赴烏里雅蘇臺督師佈防；錦丕勒多爾濟以腿疾託辭未往，由革職留任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榮全（？—一八八〇）親赴視察。本幅就是榮全巡視各臺站並重新佈防後向軍機處呈報處理善後情形咨呈中的附圖，



烏里雅蘇臺屬臺站地形圖 同治十年（1871） 原尺寸縱46公分 橫112公分 故機106999

註釋：

1. 羅剎，是世居黑龍江流域北境索倫、鄂倫春、達呼爾諸部落給俄人的稱呼。
2. 卡倫一詞譯自蒙語或滿語，是清代特有的邊防措施，有崗哨、哨所、哨探、哨兵之意；職能上除守邊、巡邊外，也有維護地方秩序、稽查游牧、屯田、採礦、貿易、傳遞公文等功能。清代的卡倫有：常設、移設、添設三種，其中移設，因氣候變化又分春秋、春冬兩季、或春夏秋三季遞移。詳孫誌《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

作者任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烏里雅蘇臺在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中俄「伊犁條約」闢為商埠；現為蒙古共和國札布汗省（Zavkhan）省會。

因此要瞭解本圖，必須配合〈榮全等奏奉諭親查臺站催繪地圖並籌防剿情形摺〉閱讀。本幅設色濃艷，以抽象寫意的筆法，勾勒出烏里雅蘇臺以南複雜的地勢，圖上紅籤標示曾經遭盜匪搶劫處，紅線是通道，紅線連接的房舍表示臺站。筆者閱讀過的摺圖數百幅，本幅抽象寫意的風格極為特殊。